



外国文学经典·名家名译(全译本)

大 街 (下)

[美] 路易斯 著 潘庆龄 译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外国文学经典·名家名译(全译本)

大街 (下)

[美] 路易斯 著 潘庆龄 译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街. 下 / (美) 路易斯著; 潘庆龄译.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605-7565-0

I. ①大… II. ①路…②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0757 号

书 名 大街 (下)
责任编辑 张 莘 荣 西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

网 址 <http://www.xjtupress.com>

电 话 (029) 82668357 82667874 (发行中心)
(029) 82668315 (总编办)

传 真 (029) 82668280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 × 960mm 1/16 印张 20.5 字数 291 千字

版次印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5-7565-0 / I · 233

定 价 32.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十七章 /	269
第十八章 /	285
第十九章 /	302
第二十章 /	316
第二十一章 /	328
第二十二章 /	342
第二十三章 /	356
第二十四章 /	373
第二十五章 /	397
第二十六章 /	409
第二十七章 /	418
第二十八章 /	422
第二十九章 /	442
第三十章 /	462
第三十一章 /	479
第三十二章 /	491
第三十三章 /	509
第三十四章 /	528

第三十五章 / 538

第三十六章 / 547

第三十七章 / 556

第三十八章 / 564

第三十九章 / 581

第十七章

一

一月里一个月色溶溶的夜晚，他们一行二十个人，坐着长长的雪橇从湖面上一直开到别墅去。一路上，他们唱着《小人国》和《送乃丽回家》的歌儿。有时他们从低矮的雪橇后座跳下来，在容易滑跤的冰雪车辙上面奔跑，跑得累了，再爬到雪橇上去休息。马儿尥蹶子抛起来的一朵朵在月光下闪闪发亮的冰花，不时掉在这些寻欢作乐的人们身上，落到他们的脖子里去。可是，他们仍然大笑大叫，用戴着皮手套的手拍打自己的胸脯。马具嗒啦嗒啦作响，雪橇上的小铃铛发出的声音更是清脆嘹亮，杰克·埃尔德的那头塞特种猎狗紧挨在马跟前蹦蹦跳跳，一刻儿也不停地吠叫着。

卡萝尔跟在他们后面跑了一会儿。寒气凛冽，反而给她增添了无限的力量。她觉得自己可以整夜不停地奔跑，猛地一个箭步，准能跨过二十英尺远。也许是用力过度，她觉得有些累了，就兴冲冲爬上雪橇，钻进盖着干草的羊毛毯里去了。

她在人多嘴杂的一片喧闹之中，领略到了静得出奇的情趣。

大路两旁橡树枝桠的阴影，倒映在雪地上，就像是乐谱上稀稀朗朗的小节线。不一会儿，雪橇已经驶到明尼玛喜湖面上。庄稼人喜欢抄近路，就是常常从结得很厚实的冰层上穿过去的。这时，月光宛如高山瀑布一般，倾泻在这一望无际的令人耀眼的湖面上，倾泻在一堆堆坚硬的冰层上，倾泻在一条条泛着绿光的冰丘上，倾泻在有如海滩上波涛连涌的雪堆上。月光如炬，映照着一皑皑白雪的大地，甚至把湖

畔的树木都变成了火红色的水晶一样。这简直是富于热带情调、令人心荡神移的夜晚。在这个令人沉醉的奇境里，严寒和酷暑之间似乎并无多大差别。

卡萝尔如入梦境——四周的喧闹声，甚至连坐在她身旁的那个语言含蓄的盖伊·波洛克说话的声音，她都充耳不闻了。她独自反复吟诵着下面的诗句：

梵宫鸳瓦影凄凉，
雪月争辉未肯降。

优美的诗句和皎洁的月光，使她朦朦胧胧地感到一种无限欢欣的幸福。她相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眼看着就要来到。她好像根本没听到四周的喧闹似的。她心里只是在膜拜人们难以理解的神灵。黑夜弥漫着大地，她仿佛意识到宇宙万物和亘古以来的所有一切奥秘。

那辆长长的雪橇，东摇西晃着爬上了陡坡，来到了一块小屋林立的高地，卡萝尔从心醉神迷的狂想中惊醒了。

他们都在杰克·埃尔德的木头房子前面下了雪橇。

那座房子四周的木头板壁都没有上过油漆，八月里看起来还算不错，但在冬天，难免有些寒气逼人。他们身上穿着皮外套，帽子上还缠着长围巾，活像是一大群怪物——会说话的狗熊和海象。杰克·埃尔德把预先放在炉子里的刨花点起火来，那个炉子的炉膛很大，像煮黄豆的大铁锅。他们把外套围巾等一股脑儿堆在一张摇椅上，因为堆得太高了，那张摇椅就一本正经地往后栽了一个筋斗，乐得大伙儿哈哈大笑起来。

埃尔德太太和萨姆·克拉克太太用一个乌黑的大洋铁罐煮起咖啡来。维达·舍温和麦加农太太从手提包里把油炸饼和姜饼都拿出来。戴夫·戴尔太太正在热“热狗”——牛肉香肠面包卷。特里·古尔德医生大声喝道：“女士们，先生们，报告大家一个惊人的好消息：哪一个要喝酒的，赶快站到我右边来。”话音刚落，随手举起一瓶烈性威士忌酒来。

有人跳起舞来，他们冻僵了的脚，一碰着松木地板，都不满地发出一声声“哎哟哟！”卡萝尔大梦初醒。哈里·海多克把她拦腰抱了起来，连着转了好几圈，乐得她哈哈大笑。有些人站在一旁聊天，卡萝尔看到他们脸上煞有介事的神色，心里更加按捺不住，觉得非得狂欢一番不可。

肯尼科特、萨姆·克拉克、杰克·埃尔德、年轻的麦加农医生，以及詹姆斯·麦迪逊·豪兰，都围在炉边来回跺脚，谈话时摆出一副四平八稳的商人派头来。从他们的外貌来看，这些个男人是各有不同，但他们议论的却是同样的题目，甚至他们说话的声调也都是同样单调到了极点。你得仔细端详一番，才看清楚是谁在说话。

“哦，一路上玩得真痛快呀，”他们中间有人这么说。

“是呀，不错，一直到了湖面上，路才好走呢。”

“开汽车开惯了，坐雪橇就显得特别慢了。”

“是呀，这可怎么也比不上哟！喂，你的‘斯芬克斯’牌轮胎好不好？”

“好像还不赖。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罗迪特’牌轮胎。”

“对啦，哪一个牌子都比不上‘罗迪特’，特别是它的凸纹，简直平滑极了。”

“是的，你说得很对——‘罗迪特’的确是名不虚传的好轮胎。”

“喂，你说说彼得·加希姆借的钱，付得怎么样啦？”

“他按时来付款的。他买的那块地真不赖。”

“是呀，那是一个呱呱叫的农场。”

“是呀，彼得对那块地可满意啦。”

他们从这些正经八百的话题，悄悄地转过来，不是插科打诨，就是肆意挖苦人，住在大街的人确实就有这么一点儿小聪明。萨姆·克拉克特别会来这一手。“你干吗疯了，净想拼命兜售那些避暑用的帽子？”他冲着哈里·海多克大声嚷道：“难道你是偷来的？还打算像往常一样向我们要高价吗？……哦，顺便说一下帽子吧，我有没有告诉你们，从前我给威尔买过一顶很不错的帽子？肯尼科特大夫自以为汽车开得相当好，事实上，他还认为自己很聪明，至少并不比别人

差——哪知道有一次，他开车出去，就碰上了大雨，他这个笨蛋又没有给轮胎缚上铁链子，他想——”

这一段轶事卡萝尔已经不止一次听他讲过了。她就飞也似的又跑去找舞伴了。她看到戴夫·戴尔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一根冰箸儿沿着麦加农太太的脖子根溜了下去，就歇斯底里地喝彩鼓掌起来。

他们都坐在地板上吃东西，狼吞虎咽。男人们正在互相传着那瓶烈性威士忌酒，吃吃地笑个不停。他们看到久恩尼塔·海多克也呷了一口威士忌酒，放声大笑说：“好样的！好样的！”卡萝尔也想试一下，她想至多喝醉了，发一回酒疯罢了，哪知道她一下子就被烈性威士忌酒呛住了。她看见肯尼科特正对着她皱眉头，赶紧把酒瓶继续往下传，样子很后悔。不一会儿，她又想：在这种场合她大可不必像家里那样百依百顺，可是悔之已晚了。

“我们来玩字谜游戏，好吗！”雷米埃·伍瑟斯庞说。

“那敢情好。”埃拉·斯托博迪说。

“好，就乐一乐吧。”哈里·海多克也点头同意了。

他们开始做字谜游戏，把“making”这个词拆成为“may”和“king”^①，萨姆·克拉克运气好，当上了“国王”。一条大红法兰绒长围巾就当作王冠，七歪八斜地缠在萨姆·克拉克那个透着粉红色泽、光秃秃的大脑门上。他们把自己的身份地位都给忘掉了。也许他们是假装的，这也难说了。卡萝尔心情特别兴奋，禁不住大声嚷道：

“让我们成立一个戏剧社，演一出戏！大家说好吗？今晚玩得真够痛快呀！”

看来她的这个建议已博得了他们的欢心。

“当然可以。”萨姆·克拉克首先表示支持她。

“好啊，让我们试试看！演一出《罗密欧与朱丽叶》，我想一定很好玩！”埃拉·斯托博迪怀着雀跃的心情说。

“那可是一定非常带劲。”特里·古尔德大夫也附和着说。

“不过，要是真的办起来，”卡萝尔提醒大家说，“我们可就不能像

^① king 即“国王”之意。

往常业余演出那样傻里傻气。我们应当自己来画布景和搞其他舞台设计，真的要有一点儿艺术美。我想肯定会碰到许多困难的。你们各位——赶明儿在排戏的时候，我想你们大家都会准时到场吧？”

“当然！”“一定做到。”“好极了！”“排戏就应该守时嘛。”他们一致表示同意了。

“那好，下个星期我们就开会，成立戈镇戏剧社！”卡罗尔兴高采烈地嚷了起来。

在回家路上，她心里觉得这些朋友实在都很可爱，他们在月光底下的雪地上健步如飞地奔跑着，他们三五成群，无拘无束地在一起溜达溜达，不久以后还要登上剧场舞台去创造美的艺术形象。所有的问题仿佛一下子都给解决了。如今，卡罗尔——她当然要成为戈镇名副其实的一员了——也就不会再得什么“乡村病毒”所引起的昏迷症！她又可以不知不觉地摆脱肯尼科特的羁绊，也不至于会伤他的感情。

她流露出得意扬扬的神情来。

月亮已经变得很小，升得很高，不经意地俯瞰着大地。

二

虽然他们大家都巴望能够有幸莅临会议、参加排戏活动，但是，这个戏剧社只包括肯尼科特、卡罗尔、盖伊·波洛克、维达·舍温、埃拉·斯托博迪、哈里·海多克夫妇、戴夫·戴尔夫妇、雷米埃·伍瑟斯庞、特里·古尔德大夫，此外还有四位新社员：丽塔·西蒙斯，一个喜欢卖弄风情的女人；哈维·狄龙医生夫妇；默特尔·卡斯，一个面貌长得很难看，但为人很热情、年仅十九岁的姑娘。在这十五名社员当中，参加第一次会议的只有七人。缺席的社员，纷纷打来电话，有的说自己感到莫大遗憾，有的说因有其他约会，也有的说身体不太舒服。他们都郑重声明：从今以后，不论有什么会议，永远也不会漏掉一次。

卡罗尔在会上当选为社长兼导演。

她让狄龙夫妇也加入了戏剧社。尽管肯尼科特曾经有过种种揣测，狄龙这位牙医生和他太太至今没有被韦斯特莱克一家人拉拢过去，他们跟斯托博迪银行里的那位出纳员、簿记员兼管理员威利斯·伍德福特一样，依然没法跻身于当地上流社会。记得有一次，卡罗尔亲眼看见狄龙夫人慢腾腾地从芳华俱乐部会员正在打牌的那幢房子前面走过，还可怜巴巴地抿着嘴往里瞅了一眼，好像觉得入了会很光彩似的，脸上竟露出不胜羡慕的神情。卡罗尔一时感情冲动，就邀请狄龙夫妇参加戏剧社的会议。肯尼科特待他们很不客气，但卡罗尔对他们却格外热情关注，还觉得自己很能秉公办事。

这个戏剧社是她创办的，她自然觉得很满意，所以，尽管头一次开会，莅会人数不太多，也并没有使她大失所望。即使是雷米埃·伍瑟斯庞一再说明“戏剧应该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以及“我认为某些剧本要有重大的教育意义”的时候，卡罗尔也并不觉得很窘。

埃拉·斯托博迪以专家身份自居，她曾经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学过演说艺术。卡罗尔热衷于现代剧，斯托博迪小姐不敢与之苟同。斯托博迪小姐阐明了美国戏剧应采取的基本原则：要表现高尚艺术的唯一途径，就是上演莎士比亚剧本。因为她说的话根本没有人听，她就坐在一个角落里，那副样子活像麦克白夫人^①。

三

当时美国的“小剧场”运动^②还只是在酝酿阶段，要过三四年以

① 莎士比亚著名悲剧《麦克白》中主人公麦克白的妻子，以心毒手辣著称。她参与阴谋，暗杀苏格兰国王邓肯，唆使麦克白夺王位。

② 大约自一九一〇年以来，小剧场（也叫“实验剧场”）运动在美国有了广泛发展，它的方向跟百老汇旨在商业营利的戏剧基本上针锋相对。于是，小剧场运动和各大学里业余戏剧活动一样，在全国迅速得到了发展。这些小剧场演出的基本上都是现实主义戏剧，同时，黑人演员也首次登台表演。后来由于经济困难，小剧场运动也就销声匿迹了，其中有些剧团逐渐走上了形式主义道路。

后才给美国剧坛带来生动活泼的局面。可是，对于这一场即将来临的重大改革，卡萝尔早已预感到了。她从一些旧杂志的文章里了解到，都柏林有一些被称为“爱尔兰剧艺社”的戏剧改革家。她也模模糊糊地知道，有一位名叫戈登·克雷格^①的人画过舞台布景，也许还写过剧本呢。她觉得，她在汹涌澎湃的戏剧创作里发现的这个史实，远比那些迂腐透顶的新闻记事重要得多，因为那些新闻记事无非是报道各位参议员以及他们那些辞藻华丽、但内容极为幼稚的谈话罢了。她对那个史实倍感亲切。她恍惚之间觉得好像自己坐在布鲁塞尔的一家咖啡馆里，然后就向大教堂墙根下一个场地虽小，但气氛轻松的剧场走去。

明尼阿波利斯报上的一则广告蓦然间映入她的眼帘：

宇宙音乐、演讲、戏剧艺术学校即将演出施尼茨勒^②、
萧伯纳、叶芝和邓赛尼爵士^③的四个独幕剧。

她非要去看看不可！她要求肯尼科特陪着她“到双城去一趟”。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呢。看戏嘛，当然很好玩，可是，你干吗急乎乎要去看业余演出的那些该死的外国戏呢？为什么你不肯等着看以后正儿八经的本国戏呢？听说有一些特别精彩的戏就要上演了，比方说《双枪牧场上的洛蒂》和《警察与盗贼》真是地地道道的百老汇^④风格，演员阵容强大，全是纽约的头一流名角。现在你要去看的是些什么破烂货呀？哼，大概就是《他怎样向她的丈夫撒谎》^⑤之类的蹩脚戏吧。那个剧名听起来蛮不错嘛，似乎很生动泼辣。唉，我说，我还不如干脆去看汽车展览会。看看新型号的敞篷汽车，这才带劲呢。”

① 戈登·克雷格（1872—1966），英国导演、戏剧艺术家与戏剧理论家。

② 施尼茨勒（1862—1931），奥地利剧作家。

③ 邓赛尼（1878—1957），爱尔兰剧作家、小说家、诗人。

④ 百老汇，是美国纽约的主要街道之一，因戏剧、剧场、音乐厅、夜总会等多集中在那里，故常常以该街名代表“美国戏剧界”。

⑤ 《他怎样向她的丈夫撒谎》，系英国著名戏剧家萧伯纳写的剧本。

她真不知道：是哪一种吸引力使他作出这个决定的。

足足有四天光景，她虽然忙着给自己缝缝补补，可心里却是愉快的：她的一条漂亮衬裙上有一个破洞，她的那件栗壳色天鹅绒绣花外套上掉了一串珠子，她在一件最鲜艳的乔其纱绉绸短衫上又发现了西红柿酱渍。她唉声叹气地说：“我简直连一件像样儿的做客穿的衣服也没有呢。”其实，她心里还是乐滋滋的。

肯尼科特不论走到哪儿，见了熟人就放出风声，说他“不久就要到双城看戏去了”。

列车沉重缓慢地在灰蒙蒙的大草原上爬行。那一天正好没有刮风，火车头里冒出来的一股股黑色烟柱，笼罩着一大片一大片的棉花田，宛如一道缓缓蠕动着的矮墙，把仍有积雪的田野截然隔开了。这时，她并没有往车窗外眺望。她只是闭上眼睛，情不自禁地哼起歌儿来。

她仿佛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位年轻的诗人，对沽名钓誉和巴黎的生活早已深恶痛绝。

在明尼阿波利斯火车站，到处是一群群伐木工、庄稼人以及带着一家老小和许多大小纸包的瑞典人，他们都挤在一块儿，你推我搡，大喊大叫，使她晕头转向。在戈镇待了一年零六个月之后，又来到了这个一度熟悉过的城市里，她觉得自己确实变成一个乡巴佬了。她深信肯尼科特肯定搭错了电车。这时已近黄昏，沿着下亨尼平大道两旁那些存放酒类的仓库，犹太人开设的成衣铺和许多公寓大楼，都变得烟雾沉沉，特别阴森可怕。正是下班高峰时间，行人车辆穿梭不绝，甚嚣尘上，几乎使她震耳欲聋。有一个穿着窄腰大衣的职员两眼死劲儿盯着她看，她拼命攀住肯尼科特胳膊，紧紧地偎在一起。那个职员举止轻浮，市侩习气很浓。他自以为高人一等，对这种乱糟糟的市面早已习惯。难道说这会儿他是在耻笑她吗？

刹那间她觉得安稳而静谧的戈镇弥足珍贵了。

她在旅馆的前厅觉得很不自在；对旅馆里的一切，她都看不惯。她一想起久恩尼塔·海多克嘴里老是谈到芝加哥各大著名旅馆，心里不觉有些酸溜溜的。现在那些旅行推销员大模大样坐在大型皮面安乐椅里，看上去俨然男爵一般，卡萝尔连一眼都不去瞧他们。她心里恨

不得让大家都知道，她丈夫和她对这种豪华和令人不快的风雅生活早就习以为常了。当她丈夫在旅客登记簿上填写“威尔·P. 肯尼科特医生及太太”之后，冲着那位职员大声喝道：“伙计，给俺俩找一个有浴室的漂亮房间，好吗？”她就觉得他说话粗俗，感到有点儿生气。她用傲慢的目光环视四周，发现幸好并没有被旁人听到，这才觉得自己未免太傻，刚才实在不应该随便怄气。

她说“这个前厅简直太花里胡哨了”，同时，她又承认自己对它也很欣赏：柱顶鎏金的缟玛瑙圆柱，餐厅门口挂着绣有王冠的丝绒门帘，用绢丝屏风隔开的雅座里，有一些漂亮女郎正在等待神秘的男人，书报摊上摆满了两磅装的糖果盒和各种期刊。悠扬的弦乐声不绝于耳。她看见有一个男人，很像是来自欧洲的一名外交官，穿着一件肥大的轻便大衣，头上戴着一顶汉堡呢礼帽。一个身穿时髦的羔皮长大衣，戴着花边大面纱、珍珠耳环和黑色小圆帽的女人走进了餐厅。“老天哪！这一年多来，我还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卡萝尔喜不自胜地。这时，她才觉得自己置身于豪华的大城市之中。

可是，当她跟着肯尼科特一起走到电梯口时，她看见衣帽间里有个狂妄自大的年轻女人，两个腮帮上白粉涂得厚厚的，好像抹了一层石灰，身上穿着一件领口很低的深红色透明薄短衫，用傲慢的眼光上下打量着卡萝尔，使她又一次感到很别扭。她下意识地站在电梯口，等着侍者先进去，当侍者哼的一声说“进去吧”的时候，她简直感到当面受辱。哦，大概是把她当成一个乡下娘儿们，想到这里，她心里就有点儿着急了。

她走进他们的房间，侍者也早已走了，卡萝尔把肯尼科特仔细端详一番。好几个月以来，她还是头一次真的把他看个够。

他身上穿的衣服似乎太笨重、太土气。戈镇的纳特·希克斯给他特制的那套灰色大礼服，看起来很像是黑铁皮敲打出来的，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腰身线条，当然还不如外交官身上的那件柏帛里风雨衣来得飘逸雅致。肯尼科特脚上的那双黑皮鞋也是笨头笨脑，擦得也不够亮。他脖子上的围巾是深褐色的，跟灰色大礼服很不相配。他满脸胡子拉碴，需要刮一刮才行。

她一看到房间里精致巧妙的种种陈设，就把心中疑虑全给忘得一干二净了。她在房间里跑来跑去，一忽儿拧开浴缸上的水龙头，水龙头马上哗啦啦流出水来，不像自己家里的那个水龙头慢慢悠悠往下滴水；一忽儿把新浴巾使劲从油纸封套里拉出来看看；一忽儿摁了一下两张对床中间那盏玫瑰红灯罩的台灯，看它亮不亮；一忽儿打开腰子形的胡桃木写字台的抽屉，看看旅馆的特制信纸，打算给她认识的每一个人写信；一忽儿对紫红色丝绒安乐椅和蓝色小地毯啧啧称赞；一忽儿又打开冰水开关，一见到冰水真的流了出来，她就高兴得尖声叫了起来。她举起双臂搂住肯尼科特，一个劲儿吻他。

“喜欢这个吗，我的太太？”

“真美呀。我觉得真好玩。我可真要谢谢你陪着我出来见见世面。你真是一个好、好、好丈夫！”

他听了以后显然很得意。过了半晌，他打了个呵欠，屈尊俯就地

说：“暖气设备上装的那个玩意儿真灵巧！你要什么样的温度，旋一下就得了。要不然，这么大的房间，烤火炉子该有多大呢！哦，谢天谢地，今儿晚上碧雅千万别忘了把炉门关上！”

梳妆台玻璃板下面，是一份定菜单，上面开列了许多非常诱人的名菜，其中有：嫩鸡脯，俄式炸土豆，蛋白酥皮卷，布鲁塞尔小蛋糕。

“哦，我们该——我打算要洗个热水澡，戴上那顶饰有花朵的新帽子，然后一块儿下楼去吃饭——花上它几个钟头喝鸡尾酒！”她兴高采烈地说。

肯尼科特点菜时掂来掂去，煞费苦心；看到他竟然在侍者面前甘心受气，叫卡罗尔实在感到恼火。不过，她喝了鸡尾酒觉得有些飘飘然，仿佛它给她铺设了一架天桥，把她径直送往群星灿烂的九天云霄似的。随后端上来的是一盆牡蛎——不是戈镇人常吃的那种罐头牡蛎，而是贝壳掰开一半的新鲜牡蛎，她大声嚷道：“通常准备一顿饭菜，事前就忙得够呛，要先跑肉铺子去买肉，拿回家里又发愁，不知怎么个弄法，直到把菜谱想好以后，还要看着碧雅掌灶烹调，不需做这些恼人的事该有多舒心啊，只要你心里明白就好！今儿个我才觉得一身轻

松，吃的是新奇的珍馐美味，用的是跟家里完全不同的盘子和餐巾，而且，我还用不着老是担心布丁会不会做坏了！啊，这会儿才是我最惬意、最痛快的时刻！”

四

现在他们俩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活动经历，就跟所有乡下人进大城市完全一模一样。卡萝尔吃过早餐以后，急匆匆跑女子理发馆，又去买了一副手套和一件短外套，然后煞有介事地在一家眼镜商店前面跟肯尼科特碰头。所有这一切的活动，都是根据他们事先拟好，后经补充修订过的日程进行的。他们俩尽情欣赏陈列在商店橱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钻石、皮货、寒光闪烁的银质器皿、桃花心木安乐椅和精美的摩洛哥山羊皮针线小盒。他们置身在各大百货商店摩肩接踵的人群里，茫然不知所措。他们在一个店员的哄骗下，给肯尼科特买了过多的男式衬衫。他们一看到“刚从纽约运到的最新出品的香水”的字样，就被吓得目瞪口呆。卡萝尔买了三本有关戏剧的书，又足足花了个把钟头，一再提醒自己说这件印度绸短衫因为价钱太贵买不起，可她心里一想到买后至少也好让久恩尼塔·海多克眼红一番，又闭上眼睛琢磨了一会儿，最后把它买了下来。肯尼科特从这一家店跑到那一家店乱转悠，简直急得要命，就是没法为自己汽车上的挡风玻璃配置一把雨刷。

晚上，他们在旅馆里大肆挥霍，饱吃一餐，转天早上就溜到拐角上一家便宜小吃店去进餐，省些钱。到了下午三点钟，他们实在累了，就在电影院里打瞌睡。他们还说要是已经回到了戈镇该有多好啊，当晚十一点钟，他们俩又是神采奕奕，来到了一家中国餐馆，那儿是职员们在领工资的那天带着情人们光临的地方。他们夫妇俩坐在一张柚木大理石圆桌子旁，一面吃芙蓉蛋，一面听着自动钢琴丁零当唧弹奏的乐曲，觉得自己就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

他们在街上碰到了从戈镇来的麦加农夫妇。他们聚在一起哈哈大笑，相互之间简直有握不完的手，而且大声嚷道：“嗨，咱们真是太巧了！”他们问麦加农夫妇什么时候来双城的，他们走了以后才两天，镇上又有什么好消息可以谈谈。尽管麦加农夫妇在戈镇的社会地位并不怎么样，可他们在这些千人一面、行色匆匆的陌路人中间显得鹤立鸡群，甚至连肯尼科特夫妇也都离不开他们了。麦加农夫妇跟他们告别时的样子，就像是马上动身去西藏，而不是上火车站去搭乘第七次北上列车。

他们在明尼阿波利斯各处游览观光。在参观世界上最大的面粉厂里巨大的灰色石头建筑和新型混凝土谷物仓库的时候，肯尼科特谈锋很健，好像对什么麸质、选粮机、还有什么一号磨粉机等具体技术细节都很感兴趣。他们居高临下，越过眼底洛林公园和帕拉德广场，遥望圣·马克大教堂和主教教区教堂的许多尖塔，以及傍着肯伍德山坡蜿蜒而上的一幢幢楼房的红色屋顶。他们驱车饱览花园环绕的湖滨景色，尽情欣赏面粉厂老板、木业巨商和地产大王的富丽堂皇的府邸，就是他们这些人主宰着这个日益发展中的城市。肯尼科特夫妇又仔细观看蔓藤花棚下通幽曲径的古里古怪的小平房，筑有玻璃屋顶、可供日光浴的游廊、用饰有卵石花纹和色彩斑斓的方砖砌成的楼房，还有一座巨大无比的花园别墅，跟湖上小岛遥遥相望。他们俩款步走过一大片崭新的公寓房子，它们并不是东部各城市那些颤巍巍、阴沉沉的公寓大楼，而是一些令人悦目的黄砖低层楼房，每户人家都有一道装着玻璃窗的走廊，走廊里还有款式时髦的长沙发椅、红靠垫和俄国黄铜碗。在弯弯曲曲的火车轨道和经过开垦的小山冈之间，有一大块荒地，还有一些东歪西倒的小窝棚，就在这里，肯尼科特夫妇看到了贫困。

他们在方圆好几英里的明尼阿波利斯城内城外到处溜达。过去在大学时代，他们因为埋头读书，从来都没有到过那些地方。他们自以为是地地道道的探险家。他们都深有同感地说：“我敢打赌，哈里·海多克肯定没有像咱们这样逛过这个城市！嘿，他的那个脑瓜儿怎么也闹不清面粉厂里那些机器，更不会想到城外四郊去逛逛。恐怕戈镇的